

資料隨筆：清末民初女學生的服飾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1980年香港電視劇《上海灘》中許文強（周潤發飾演）為馮程程（趙雅芝飾演）撐著雨傘，在風雪中結伴同行的一幕成為香港人心之嚮往，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而馮程程的服裝與髮式，例如梳著兩個麻花辮，額前的瀏海，更成為香港人心目中的民初女學生的形象。其實，民初女學生的服裝與髮式與該電視劇中的有很大的差別，例如民初的女學生並不會梳著兩條麻花辮，原來，香港人一直被騙。筆者相信，只要深入探究歷史，會發掘出不少香港人一直被騙的事情。

女學生是清末開始出現的新群體。女性接受新式的教育，走上街頭，宣傳新思想，改變了以往女性的形象，重新定義兩性的關係，探求女性新的社會角色，這一切的改變，衝擊著當時的男性的觀念和權力。近年有不少的研究探討民國初年女學生的形象，大多強調自從女學興起，女學生具有正面的社會形象，很快便被男性所主導的社會所接納，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¹ 筆者認為這些研究忽略了女學生所處的社會背景，忽略了她們所受到的社會壓力，亦無視當時兩性關係和觀念轉變時的社會張力。這些研究忽略了女學生形象的一個重要的載體——服飾。女學生走上街頭、走進男性主導的社會圈子，成為清末民初地方社會凝視的新對象，而她們的服飾更是凝視者建構女學生的形象和控制女學生身體的載體；反之，服裝亦是凝視者建立自我認同的工具。因此，女學生的服飾可以展現兩者之間的張力和觀念的投射，有助我們發掘兩者之間的關係。通過當時人們對於女學生服飾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社會如何建構女學生的形象，亦可以反映出女學生所受到的社會張力。

近日偶看資料，有些資料可以與讀者分享。清末女學生的服裝是怎樣的？《競業旬報》²在1908年刊登的〈諷刺小曲——女學生〉有很具體

的描述：「一更一點女學生，好不喜洋洋。手提著，革包兒，去到學堂。姐姐，十七，妹妹十五。雪白的，衣衫兒，窄窄身量。眼鏡帶一付，皮鞋著一雙。鬆鬆的，辮子根，拖到脊梁。來來，往往，多自在，天足的，好娘娘，一尺二寸長」。³ 這說出當時女學生的普遍服裝是穿著皮鞋，提著皮包，窄窄的服裝，臉上架上眼鏡，腦後拖著一條鬆鬆的髮辮。

女學生的服飾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女學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西方思潮的認同。眼鏡很早便傳入中國，到了1890年代女學生開始盛行佩戴眼鏡，作為裝飾物品，亦作為身份的象徵。⁴ 在髮飾方面，清末民初女性普遍梳髻，梳辮始於女學生，是由於其較梳髻便利，稍省時間。⁵ 筆者認為女學生梳辮，一方面方便上學，但另一方面亦代表當時女學生抗拒中國傳統觀念的一種態度。雖然筆者不清楚「衣衫兒，窄窄身量」實際情況是怎樣，但窄窄的衣衫，展現女性的身體，一改以往女性寬大的衫袴。⁶ 皮鞋與皮包代表西方新事物和新思潮。女子若是纏足，不可能穿著皮鞋，而且「三寸金蓮」切不可公開示人。⁷ 清末開始出現的天足運動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潮影響下女性抗拒男性壓抑的運動，另一方面亦是與女學息息相關的運動，因為女學生被要求不再纏足。⁸ 這些女學生穿著皮鞋，就是要向旁人展示其「天足」，展示她們嚮往西方的文化。綜合而言，這些服飾的共通點就是一方面有實際的須要，另一方面則強調接受西方文化和抗拒中國傳統。

此小曲的作者並不是在讚美這些女學生，而是在諷刺這些女學生。此小曲共分為五節，第二節的曲詞如下：「二更二點女學生，聽見搖銅鈴，手拉手，忙忙的，各把講堂臨，小教員，本是位，卒業美男子，新編的，交合論，細細講來聽，越講越得勁，越聽越開心，各科學，怎

敵他，容易入腦筋，一鑽進，腦筋，永不做門外漢，大家們，快預備，自由結婚姻。」至於第三節和第四節在下文再討論。第五節的曲詞如下：

「五更五點女學生，要出東西洋，也不過，二三年，文憑弄幾張。打聽得，留學生，不少革命黨，那才是，真英雄，正好配鴛鴦。錢兒滿袋裝，名兒噴鼻香。三十番，小教員，到處當當，不怕那，將來，一旦蹺了腳，便做個，女光棍，也可作收場。」⁹自由婚姻是清末與女學同時發展起來的一種思潮，反對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壓制，要求女性有自由選擇自己的配偶。¹⁰這兩節的曲詞是批評女學生深受西方思想，嚮往婚姻自由，傾慕革命黨，只是想著如何找個好郎君，不學無術。

這小曲的作者更批評女學生空有救國之大志。這小曲的第三節是這樣的：「三更三點女學生，放課下堂多，前後隊，分班走，一絲總不訛。格登登，格登登，十步拼一步，到家裏，也不坐，街上去婆婆。誰人肯不愛？那個敢不呵？頂刮刮，女豪傑，中國主人婆！恨只恨，主人翁，太不爭氣，鴉片煙，吃成神，睡在叫化子窠。」第四節的內容是這樣的，「四更四點女學生，演說會兒開。縱一縱，小身軀，跳上高台。千人，萬人，先喝一聲采。嬌滴滴，喉嚨兒，漸漸吐出來：父母太腐敗、丈夫也無才，他只會，替國家，日夜造嬰孩。非是奴，女學生，誇下海樣口，奴恐怕，千斤擔，還要我們擡。」¹¹與小曲的第二節和第五節的內容一拼來看，筆者認為曲詞是諷刺當時男女地位的轉變，女學生成為現今社會的新寵兒，受到社會的敬重，自誇是「中國主人婆」，要承擔救國大志，喜歡發表演講，但實質並沒有多少知識。¹²而「自由結婚姻」、「街上去婆婆」更批評女學生的行為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當時男性社會的規範。這種批評的聲音背後，隱含有指責男性未能肩負起救國的大任，其權威受到女學生的挑戰。

為甚麼要諷刺女學生？這小曲的作者在按語中說出其批評女學生的原委：「按我編這個小曲，先要自己打耳光十下，因為諷刺我神聖不可侵犯的女學生，是大不該的。但是，我編出，卻

也有個原因。上海這班女學生，好的，可敬可佩的，固多了；那不成器的，卻也不少。我見了，委實不能忍耐，這也是我的不好處。」¹³這小曲的作者是要指出當時的女學生雖具有很高的社會名聲，但是良莠不齊，有不少只是混混騙騙，不符社會的期望。

這小曲的作者對於女學生具有經濟能力並追求男女平等十分不滿。這小曲附載他對於一則新聞的意見。其記載如下：「近日還有一件新聞，虹口某女校，說要提倡四件要科，且不久即實行：一、（唱歌）；二、（跳舞）；三、（義麻雀）；四、（帶局）……但我曉得各人皆有個自由權，世間凡人人能做，我亦能做；男子既能做，女子亦能做，固未可區別。然我卻又有個品評，更有個忠告。如唱歌是本分事，不足談。跳舞亦應有的運動科，亦不談。不過義麻雀這一層，似可稍緩，而且學生求學，那有這許多錢來賭輸贏？……至於帶局這一件事，本未嘗不可藉此消遣，所不忍的，是他們一班妓女，不過少點知識，流落風塵中，做這醜事，萬一翻悔起來，他們錢是有的，只要把辮兒一編，腳兒一放，讀幾本教科書，難道不也是一個正正當當的女學生嗎？那些混帳男子，花天酒地，已墮下十八層阿鼻地獄去了，又何必跟他們學步呢？」這段記載說出幾個重點：第一、當時女性爭取自由和男女平等，她們認為男性可為之事，女性亦可為之；其次，入學是須有經濟條件才能為之，這種經濟能力支持了女學生效法男性的活動；第三，有些女學生被視為出身妓女。筆者無意考究在女學生中是否有出身妓女的，但是，由於不少女學生具有經濟能力，她們要效法男性的活動，跳舞、義麻雀和帶局，讓一些人產生負面的觀感。雖然這小曲的作者說女學生「神聖不可侵犯」，但其言論反映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些女學生的形象是頗為低下的，而女學生的舉動被一些人視如妓女一樣的，證明女學生仍沒有一個鮮明的社會形象。現時研究近代中國女學發展的，往往忽略了女學生經濟能力、追求自由和要求男女平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筆者不知道這小曲的作者是誰，但須指出

的，《競業旬報》於1906年9月創刊，1907年因創辦人之一的楊卓霖被捕而停刊。1908年復刊。自1908年7月出刊的第24期起，胡適接任主編，直到第40期退出。¹⁴這一首諷刺的小曲是胡適出任主編期內刊登的。因此，這份刊物對當時女學生的言行舉止的批評，我們不能視之為保守觀點，而是學界或一些年青知識份子的不滿聲音。

參閱以下兩篇報刊的文章，足證當時不少對女學生的批評是相類似的。《民呼日報圖畫》¹⁵在1909年的刊登一幅題為〈看看男女學生時髦裝式〉的圖畫(圖1)，雖然此圖的繪畫者¹⁶並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圖畫的含義，但筆者認為此圖的繪畫者是要諷刺當時的男女學生的行為與服飾。圖中的男學生，身穿長衫，口中叨著香煙；而女學生則穿著窄窄的、高企衣領的華麗裙子，架上眼鏡，腦後是否拖著一條髮辮則不得而知。¹⁷同年，《安徽白話報》¹⁸刊登的〈勸勸女學生〉，勸告女學生衣裝要樸素，舉止要大方：「我看中國女學堂的女學生，品端學粹的，固然是很多很多，然而人類不齊，良莠不一，也有一二人不規距的，胸無點墨，混進女學堂，弄個女學生的名目，在人家面前誇耀誇耀，並不講求什麼學問，專門學那時式裝的婊子派，辮子打得鬆鬆的，劉海拖得

長長的，簡直把面孔遮蓋起來，活像個披頭鬼，這有什麼好處呢？而且金絲眼鏡架在鼻上，雪茄香烟含在嘴裏，走到街上，不是被人家嘲笑，就是被人家戲弄，怎能怪那些老學究們說女學生習氣太壞，要想來破壞呢？就是小子自命是個假開通的，看看這個光景，也就不免有些閒話了。所以辦到如今，不但不發達，且比開辦的時候，衰敗多了。」¹⁹在這兩篇的文獻中，女學生的服飾奢華，架上金絲眼鏡，額前長長的瀏海，腦後拖著鬆鬆的辮子，成為被批評的重點。而《安徽白話報》的文章更指女學生口裏叨著香烟，批評女學生的服裝與妓女的衣著相類似。

女學生是在清末出現的新社會群體。她們進出校門、走上街頭和發表演講，成為清末在公開場合最常被凝視的對象(圖2)，而女學生亦明白自己成為被凝視的對象，要通過各種方法建立自己的形象。²⁰女學生的金絲眼鏡、額前的瀏海，以致背後的髮辮，正正是要以清晰的外表，向男性社會展現女學生對於西方文化的認同和展現女學生的獨特地位，並且試圖建立新的自我形象。當時女學生並沒有統一規範的服飾，女學生是穿著常服上學的。由於她們具有經濟能力，而且是當時社會中的思想前衛份子，她們的衣飾是時髦服



圖1、〈看看男女學生時髦裝式〉

飾的急先鋒。²¹她們的服飾是引領潮流的，故與當時很多女性的衣飾是相似的，故有「時式裝」之稱。²²女學生是否不講求學問是很難在外表或服飾看得出來，以女學生的服飾來批評女學生沒有講求學問，有點是主觀的「以貌取人」。再者，她們的衣服與髮飾有一定的實際須要，例如梳辮與穿著皮鞋；但卻因此而被批評為衣飾像妓女一般，是凝視者男性權力的展現，亦是男性社會對於高漲的女性社會地位的不安。男性把女學生與妓女等而視之，說明男性並不願意接納女學生所試圖建立的自我形象。兩性之間對於女學生服飾的角力，正正反映出在面對西方新觀念和體制的衝擊下，中國社會兩性之間所出現的緊張關係，以及兩性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兩性關係的平衡點。

社會各群體對於女學生的批評，除了是兩性間的角力，亦包含有對女學生要有救國和為社會服務的訴求。〈勸勸女學生〉在批評女學生的衣裝後，有這樣的請求：「這女學不是小學的根本嗎？女學不發達，小學怎能發達呢？小學不發達，教育怎能普及呢？教育不普及，地方又怎能自治呢？這女學關係中國的前途，實在是很重大的。小子所以不避忌諱，大聲疾呼，前來奉勸諸位姊妹：第一注重德育，品性要端正，舉止要大

方，裝束要老實，好教一般人民遇著，不敢不敬重，把女學堂的名譽，造得轟轟烈烈的，萬不可沾染那些惡習氣，把自己的身分弄小了，給人家看不起……那女學堂難道不蒸蒸日上，一天發達似一天嗎？哈哈！那中國就有轉機了……我的最貴重最高尚的諸位姊妹，做做好事，聽小子一點話，不要學那時式裝吧！」批評近日女學生的形象低下，使女學發展遇上困難。《民呼日報》的社長為同盟會會員的于右任；而《安徽白話報》前身為創辦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國民白話日報》，創辦人為李鐸、李燮樞、陳仲衡等安徽籍的革命黨人。同年9月停刊，改名為《安徽白話報》繼續出版。這些號稱在當時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黨人物讓上述批評女學生的聲音出現在其所辦的刊物，背後的原因在於推動女學生取得新知識後，成為救國的社會力量，他們心目中認為女學生求學並不為了自己，而是要肩負社會的責任，要成為社會自治的根基，因此，女學生舉止要大方，裝束要老實，是要讓人們接受女學的發展。正因為有些人要興辦女學只為了救國，所以，被視為妓女的女子入學會被批評，「有教無類」說說而已。

正因為對於某些人，女學生求學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服務，因此女學生不單其衣裝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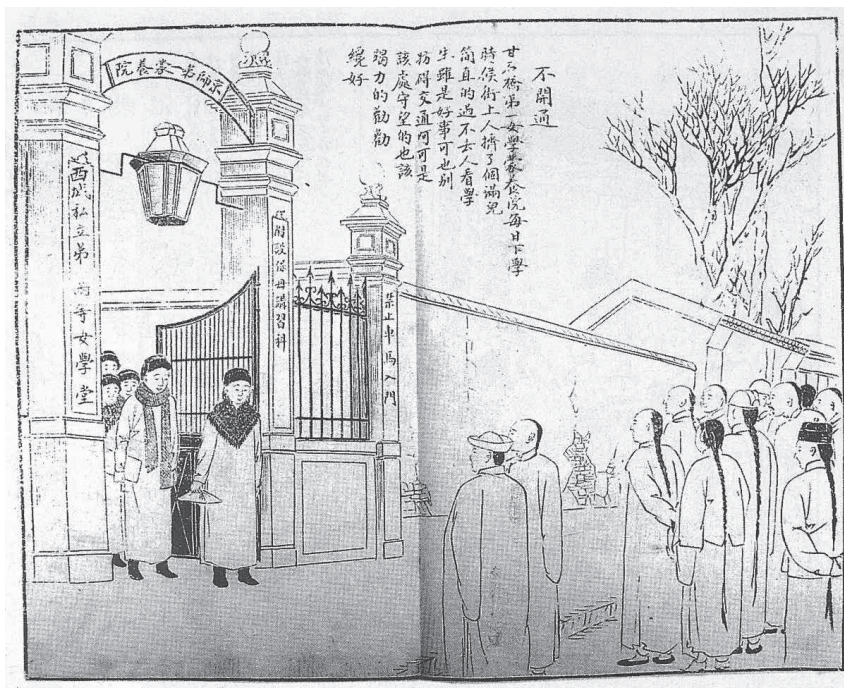


圖2、〈不開通〉，1907年《日新畫報》，轉引自陳平原，《左圖右史與東學西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214。

到批評，其自由的傾向也受到反對。1909年《天鐸》所刊登的〈敬告女學生之自由者〉，批評女學生云：「乃竟有大謬不然者，洋遮革履，西派之趨時也；海髮雛裝，容顏之入俗也。非金絲眼鏡不戴，非鑽石約指不穿；衣非洋派不衣，煙非吧晒不食。不中不西，輕浮若此，苟非當道諸公，嚴定女學服制，不足挽頹風、維薄俗也。」²³除了指女學生額前瀏海、架上金絲眼鏡和嘴裏叨著香煙外，更指女學生身上掛著金飾，競尚奢華。此文的作者認為女學生崇尚奢華，態度輕浮，形象不佳，要求教育當局干預，制訂規條，明確管理女學生的服飾。

〈敬告女學生之自由者〉之要求管理女學生服飾的背後，是要管束女學生的自由風氣，因為此文在批評女學生的舉止後，更指出：「出則十數成羣，笑言自若，舉動尤多不檢；倘或參以男界，則更駭聽聞。行路皆譏諷之曰：此自由女也！此自由女也！」「自由女」的名稱早在1906年已經出現，此名詞「竟創始於下流社會，繼述於輕薄少年，而成立於各報之大記者。」²⁴顯然「自由女」一詞頗有貶義。²⁵同年的另一篇文章「甲曰：子不見今日之自由女乎？來往道上，放蕩不拘，若不知其為女子也者。故向者誰為住家，誰為娼婦，一望而知，今則不能知矣；向者誰為洋妓，誰是閨女，一覽而辨，今則不能辨矣……夫今日之自由女，非所謂救世之女志士哉？觀中國婦女之幽囚黑暗，受千鈞【鈞】之壓力，不得轉伸，因而倡女權，唱自由之說，使女界中生一點光氣，不謂之女豪傑女活佛不得也。但既且此熱心，當何如檢點，何如約束，務遵文明之自由，以期補救於萬一。奈何持身不能端正，諸多污點，使腐敗之男子，得以為口實。向者以千鈞之壓力，今將加以萬鈞，使女界之墮落，更甚於昔日，嗚呼！是謂之過歟。」²⁶要求自由是清末的風氣，人們要求各方的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天賦人權，「自由女」的現象實質是在男女平等的風氣下要求兩性關係平等的表現，²⁷但卻被批評行為踰越社會規條，舉止與妓女無異。女學生參與男性的活動，上街集會或發表演講本是人們所鼓吹的，如今皆被批評。清末不少知識份子，甚

至革命之士，提倡自由和平等，原來有些人比女學生更「自由」和「平等」。

面對社會的不滿聲音，當局採取行動，限制女生展現身體。早在1909年，湖北政府已嘗試禁止女學生束腰。²⁸1910年1月，《申報》報導學部奏定女學生的服裝規定如下：「女學生之服式已奏定矣，衣長過膝也，不開袴也，冬春藍色也，夏秋淺藍也，不花粉也，髮不覆額也，不得效洋裝也。此等裝束，試問滬上一班東頭西足之女學生，肯遵部定服式否？」²⁹學部此時要規定女學生的服飾，反映出社會上對於女學生的服裝有批評的聲音。

《申報》對學部制訂女學生服飾的效果是有所存疑的。《申報》之所以有這種疑問，是有理由的。因為《申報》同一日的另一篇報導指：「從前女學生之裝束，可分二種：華麗如青樓名妓；淡泊如教會門徒。今後女學生之裝束，亦分二種：春冬間如逃荒婦；夏秋間如關亡婆。」³⁰「關亡婆」是上海語，即指巫婆。這篇報導指出現時女學生服裝有兩種傾向，一是華麗的，一是淡泊的。這篇報導指華麗的女學生服裝看來像青樓名妓，這點與上文所談及的〈敬告女學生之自由者〉的文章的看法是一致的，稍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看法在之後的數年仍然存在。究竟在這之前的女學生服裝是怎樣的？為甚麼會被人們批評為看起來像青樓名妓？《申報》在同一天刊登一幅名為的〈新聞畫〉（圖3）中的女學生圖像，很具體的展示時人心目中的女學生形象。此圖的解說指是由於學部製訂女學生的服裝，於是繪畫此圖，記載在這之前的女學生服飾。頗有立此存照的意義。³¹此圖中的女學生手中拿著香煙，臉上架上眼鏡，衣著華麗，服飾與上文所載的〈看看男女學生時髦裝式〉的圖畫中的女學生的服飾大同小異，說明清末上海女學生的服飾並沒有多大改變。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新聞畫〉中的女學生的華麗衣飾，與當時不少婦女的服裝是相類似的。

期望通過規範女學生服飾來管束女學生行為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止。刊登於1911年的〈對於女學生之卮言〉，曾當女學生的作者指：「而近日女

生多有鬆其辮、勁其裝、窄其袖、金其鏡、皮其包、革其履，招搖過市，顧盼自豪者。吁！女生為是不遠，藉入時之裝，以自表奇異云耳。孰知既動一般人之注意，即引來一般人之揣摩。今上海時髦信人，強半作學生裝束矣，涇渭既混，良賤不分，縱不自愛，奈何以自眩故，而下儕娼妓乎！」³²其所描述的女學生的服飾與上文各篇文章所言的相同，證明女學生的服飾與以往的大致相同。此文作者指女學生現今形象之低下，是由於上海的妓女好作女學生之打扮，因此，此文作者勸女學生在服飾上自我約束，免招物議。作者又指：「乃聞近日女生，竟有逐龍華勝會，徵秦淮花船，一任惡少之指摘譏評，反興高彩烈者，斯真不知自愛，駭人聽聞矣。」女學生仍然樂意仿倣男性的冶遊。

女學生無論在衣服上和舉止上希望引起男性的注目，目的之一是要爭取男女平等。〈對於女

學生之卮言〉說出原因之所在：「女界沉溺數千年矣，一旦興學設教，視同男子，為女生者，如久困之鳥，驟脫樊籠；久拘之囚，遽離犴狴，意外之遭，盡情之喜，其志氣飛揚，性情發暢，自有一種天際飛鴻，不可方物之槩。悠悠者少見多怪，不按其情，每以蕩檢踰閑，肆口污蔑，妄人橫逆，本無可言，然此等言語，最足以淆亂聽聞。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我女生與其任悠悠之品，顛倒黑白，曷若束身圭璧，不起波瀾，之為愈乎？」³³女學生渴求男女平等，卻被一些人批評為舉止不端；女學生「時式裝」引起妓女的倣效，本不應怪罪於女學生，但是，此文作者最終仍是要求女學生「曷若束身圭璧，不起波瀾」。

辛亥革命後，國體改變，社會改變，但女學生的服飾並沒有多大的轉變，1912年9月所立學校制服規程規定：「甲、女學生即以常服為制服；乙、寒季用黑色或藍色；丙、暑季用白色或藍



圖3、〈新聞畫〉。

色，前二項制服一校中不得用兩色；丁、女學生自中等學校以上著裙，裙用黑色。」³⁴ 可以說，學校規程中對於女學生的服飾的限制十分寬鬆，以常服為制服，除了顏色和中等學校的女學生須穿著裙子外，並沒有別的規定。但是，社會上對於女學生服裝的批評一直存在。1912年的《女學生雜誌》³⁵ 的〈時世妝〉諷刺當時女學生的服裝。「女生妝，辦服妝，出自城中傳四方。女有長辮流傳近，帽結襟花香墮粉，烏膏注髮髮似泥，兩鬢垂垂覆額低，金珠百□飾辮服，家長見作愁眉啼。鼻縣眼鏡金絲樣，腰不繫裙益無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悲他戎……。」³⁶ 女學生仍然熱衷架上眼鏡，頭髮瀏海覆額，留有長辮。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女學生開始盛行佩戴金飾，並且不穿裙子，改穿長褲。這點在下文再討論。1913張朱翰芬在《婦女時報》批評上海女學生的服裝：「顧近數年間，上海之女學生同具一缺點焉，則裝束是也，一衣服也……領高至四寸以上，而鈕扣也，花邊也，又各樣翻新，鮮妍奪目，於是一衣之費，非十餘金不可……況乎衣服之外，自別針、雞心，以至戒指、時計、手釧諸品，或純用金質，或鑲以珠翠，或嵌以鑽石，價值各以數十金計，互為比賽，互為競爭，即互為進步，一若女學生非此不足以表其尊貴者，愈趨愈盛，吾誠不知流弊之終極矣。夫上海為妓女薈

萃之地，服裝之奇麗，久為社會所公認，今以文明之女學生而亦尤而效之，試問迷離樸朔，又孰能辨其是女生、是妓女哉？」³⁷ 張朱翰芬身為女性，對於女學生衣著華麗，身上掛著金飾，競尚奢華，觀感並不好，甚至把女學生的服裝與妓女的衣裝等而視之。1914年，《諸君視之孰為女學生》的圖畫（圖4），圖內的文字為：「諸君視之孰為女學生，孰為非女學生？試察其裝束及態度，其異點□安在？」繪圖者題為笑天。女學生仍然熱衷於西方的服飾，仍然以髮辮、瀏海和金絲眼鏡等外表來表示她們獨特的地位，標示她們為西化的新群體，並且以競尚奢華來展示其經濟能力。但是，社會上不少人卻以女學生的服飾來批評女學生，指她們態度輕浮、衣著不莊重，與妓女的服飾相類似。這些批評不單是「以貌取人」，而且在貶抑女學生作為社會新群體的地位。

這些批評的背後，仍是要求女學生負上振興女學的责任和反對女學生的自由傾向。1915年，由無錫德馨學校校長所寫的〈敬告女學生〉刊登於《婦女雜誌》，其文云：「況女子為國民之母，女子而賢明，則所生之子女無不賢明，其關係於一國之強弱非淺，故各省女學相繼開辦……然女子反不能見信於社會者何也？蓋今之所謂女學生者，一入學校，出則車馬，入則綺羅，梳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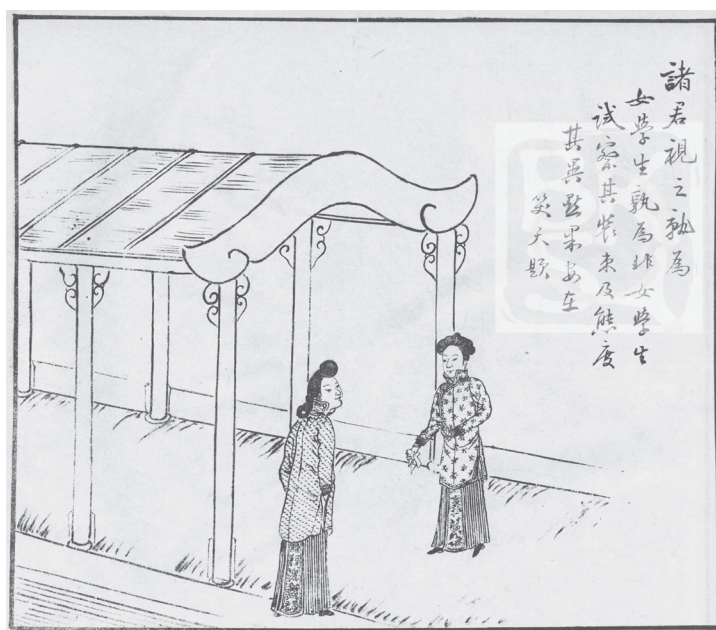


圖4、〈諸君視之孰為女學生〉。

髻，穿革履，飄飄七尺長裙，手執圖書，顧盼自喜，莫不望之儼然。顧詢其學問，則徒襲皮毛；觀其品行，則輕浮成習，輒借學生之名以資放縱，托自由之說陷於非義……考其所以至此者，皆因放縱所致也。」³⁸筆者認為女學生的舉止與服飾，與其學問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是衣服仍然成為德馨學校校長評斷女學生品格的一項重要指標。即使女學生是穿裙子，梳髻和手執圖書（這些是人們認可的女學生應有的服飾），仍只被視為「輕浮成習，輒借學生之名以資放縱，托自由之說陷於非義。」他批評女學生現時的衣飾與舉止皆是過於自由所致，亦由於自由放縱，女學生品學俱不佳，有損女學的發展。此校長之所謂救青年女子之墮落的方法，筆者茲舉數則讓讀者參考：「一青年男女不可在密室內對談，必不得已之時，須有第三人在坐；二不可造訪青年男子；三除父兄外，不問何人，無適當之保護者，不得訪獨居之男子；四不得與青年男子往來，在必須通信之時，須由適當之人閱過；如有素不相適之人寄書來，亦不可自行開封……。」³⁹筆者無法理解這些對女學生的限制，與其衣飾、舉止、品格和學問有何關係。如此規範，那麼，女學所提倡的「自由婚姻」和「家庭革命」又是甚麼？

1915年後，女學生盛行穿著褲子。雖然政府規定女學生須穿著裙子，但由於不少女學堂皆有體育課，於是不少學校規定統一的操衣（運動衣），下裝是褲子，以方便走動。漸漸女學生認為操衣美觀，不但在課堂上穿著操衣，甚至當便服穿上街去。⁴⁰這些服裝馬上惹來批評。1917年《青聲週刊》刊登〈箴女學生〉文章，其文云：「滬上女學生日昌，女學生之裝束遂日新月異，層出不窮。若為不衽之衣，若為無領之服，若為半袖之衫，若為露肌之褲。爭奇炫異，想入非非，人咸竊笑其不倫。而彼則履聲橐橐、鑽飾瑩瑩，方置身歌台舞榭間，詡詡然遊目四囑，旁若無人也者。嗚呼！我國民未來之賢母，如是如是。」⁴¹其批評的重點不外乎這些新服裝較之以往的女學生的服飾暴露更多的身體，令人「想入非非」，有負國民未來賢母的角色。女學生被批評為「不倫」，是由於衣服露體，是由於人們提倡

女學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改善女學生的地位和知識，而是要女學生肩負救國救民的大任。

蔡元培看出問題之所在，他在1913年指出女學生現時正處於社會過渡時期，社會賦予沉重的壓力，才有這麼多的批評的聲音。《神州女報》，〈忠告女學生〉：「今日舊社會之心理，往往不滿意於女學生，或謂為藉口自由；或謂為習洋文以自炫；或謂為喜作時世裝束。有之者雖為少數，而論者每好以少數概刮【括】多數，遂視女學生為莫不如是者矣。此甚望女學生之自慎自勉者也。記者最近聞諸蔡子民先生之談女學曰：今日女學正為過渡時代，我人以先覺之地位，居於此過渡時代之中，其責任乃至艱重，一方當力求前進，革除無理之習俗，一方面尤當體察社會程度，以漸進為手段，普通人情未見到之事，不可急進，以行必力自慎勉，否則一啟社會不信任之心，每易生阻力，轉使女學之進步，不能得自在態度云云……則記者有一至淺近之言以為忠告，夫裝束為人之外觀，而可從之以瞻內蘊者。故端雅樸素者，每使有知識者見而起敬；若彼作時世裝者，則幸而博無知識者之一羨而已。此一敬一羨之間，我尊貴之女學生，當亦憬然辨其輕重，為時世裝者，亦廢然自失乎？」⁴²筆者認同蔡元培所言，女學生的地位與角色正處於社會轉變的時期，男性與女性正處於互相重新定義兩者關係和角色的時期，報刊和雜誌的批評聲音正是要把女生重新處於男性的規範之下。而這則報導之記者，雖知道當中的道理，但仍是要求女學生衣飾須「端雅樸素」，因為裝束可以顯示女學生的「內蘊」。這仍是以衣服來品評女學生，以衣服來規範女學生的行為。

1917年，《青聲週刊》刊登〈箴女學生〉批評女學生的服飾，而在同一期刊登了一幅圖畫，描繪女學生的新裝束(圖)，作者為英君，根據該週刊1917年第5期刊登的〈編輯室〉，英君回應了一些編輯的事務，看來他是《青聲週刊》在的主編。⁴³此圖畫並沒有任何解說，但顯然並不是調刺或批評女學生。圖中的兩位女學生並沒有架上金絲眼鏡，亦沒有佩戴飾物。右方的女學生穿上長褲，上裝為「不衽之衣」和「半袖之衫」；

而左方的女學生更是「無領之服」和「露肌之褲」。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女學生服飾的批評，有不少是主觀的因素。在上文的〈敬告女學生〉，女學生拿著書本，則被批評為「手執圖書，顧盼自喜，莫不望之儼然。顧詢其學問，則徒襲皮毛」。在這圖畫中，女學生額前瀏海，拖著髮辮，衣著是半袖衫、露肌褲和不衽之衣，這些皆是上文〈箴女學生〉所批評的「爭奇炫異」，令人「想入非非」的「不倫」服飾。但是，筆者認為這圖畫是想表達出女學生服飾的「端雅樸素」。值得注意的，是這圖中左方的女學生手中拿著書本，筆者認這是要增加其求學的形象。對於同一服飾在同一本雜誌中出現不同的

看法，筆者認為這正反映出社會對於女學生的服飾，正游移於接納與批評之間。

1919年，由於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協議引起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北京學生走上街頭，抗議示威，衝擊官員的官邸，火燒趙家樓。北京學生的影響不斷擴大，全國各地陸續出現學生上街遊行、演講、罷課和罷市等抗議活動。本文無意在這裏詳細說明活動的經過。5月31日，上海有數萬名學生舉行遊行追悼郭欽光（5月4日郭欽光在北京遊行時被毆打，及後在醫院死亡）⁴⁴，當中有一批女學生頭戴白帽，身穿白色的服裝參與遊行，這些服裝應是操衣。這批女學生隊伍被拍攝下來，照片刊登於《東方雜誌》的內頁（圖6）。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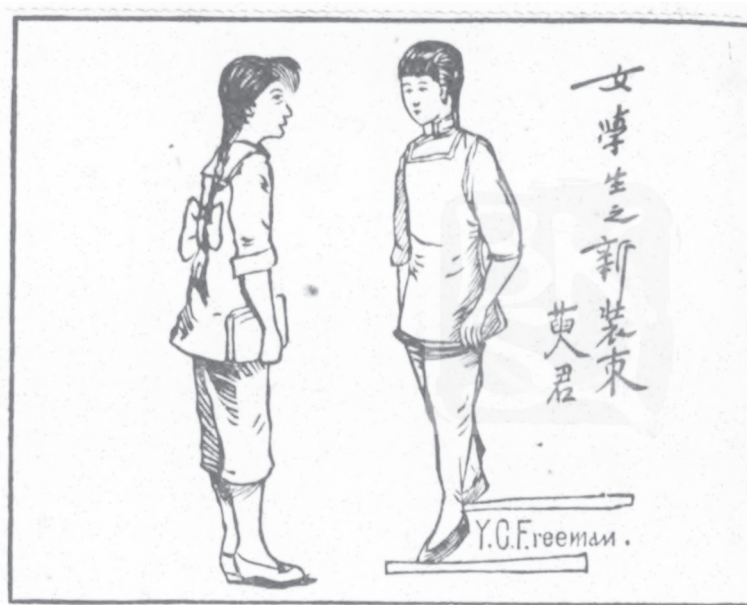


圖5、〈女學生之新裝束〉。



圖6、〈追悼郭欽光日之學生遊行隊〉。

這景象引起了注意，同年〈救國聲中之女學生〉（圖7）的圖畫就是依照《東方雜誌》所刊登的照片而繪畫的。值得注意的，《東方雜誌》所刊登的遊行女學生的衣袖長達手腕，褲管達到足裸，但是，在〈救國聲中之女學生〉圖畫中的女學生衣袖和褲管皆縮短了，服飾與〈箴女學生〉的圖畫的女學生的服飾大致相同：半袖之衫、露肌之褲，但是，衣服領口扣得緊緊，衣袖的長度蓋過手肘，一頂帽子把女學生的頭髮全部遮蓋起來，金絲眼鏡消失了，身上並沒有佩帶任何的飾物。值得注意的，是圖中的女學生一手拿著「還我青島」之標語，另一手拿著重重的書本，遊行之時女學生是拿著標語的，但理應不會拿著書本，繪圖者這樣繪畫的目的是要展現女學生的愛國熱情，並且表示女學生是努力求學問的。女學生的衣飾在這兩三年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但是，由於女學生展現了愛國的情操，參與遊行，女學生不再因為衣飾而飽受批評。在愛國的情懷下，雖然衣飾不變，但女學生的形象改變了，女學生被接納為有學問的社會一份子。

清末民初的女學生是在宣揚男女平權和自由婚姻，以及興辦女學的思潮中迅速成長，女學生成為了社會上新的群體、被凝視的新對象。對於一些人來說，女學生之被容許入學和賦予一定程度的自由與平等，是為了宣揚救國，她們的責任是在於「國民之母，女子而賢明，則所生之子女無不賢明，其關係於一國之強弱非淺。」因此，她們因以前衛的服飾展示接納西方思想的傾向而飽受批評，甚至被貶抑與妓女無異；她們因為渴求自由婚姻和男女平等而被譏諷為「自由女」。衣飾成為了女學生宣揚和建立自我形象的載體，也成為男性批評女學生的載體。在清末民初，由於政局的動盪，女學生曾經享受較高度的自由和平等，而這段期間男性對於女學生的衣飾的批評，正是兩者角力的表現。這段重塑女學生形象和社會地位的過渡期大約在「五四運動」後結束。在愛國思潮下，女學生被接納，形象有所提升，她們的服飾被接納也被固定下來。男性不再批評「自由女」，轉而譏諷「摩登女」，兩性間的「戰場」轉移了，誰人要愛國的爭論轉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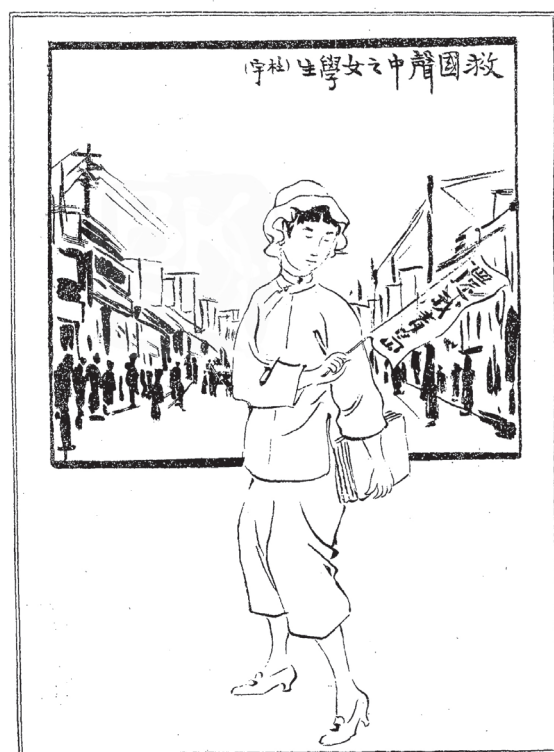


圖7、〈救國聲中之女學生〉。

註釋：

- ¹ 黃湘金，《史事與傳奇：清末民初小說內外的女學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年，2016）；谷忠玉，《中國近代女性觀的演變與女子學校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Paul Bailey,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7)；Xiaoyi Liu “The Rise of Women’s Modern Schooling in Late Qing China (1840–1911)”, *Education Journal* 《教育學報》，2009, Vol. 37, Nos. 1-2, pp. 89-117。
- ² 《競業旬報》由競業學會所創辦，宗旨是振興教育、提倡風氣、改良社會和主張自治。創辦人包括皆是同盟會成員的劉復基（1885-1911）和楊卓霖。
- ³ 〈諷刺小曲——女學生〉，《競業旬報》，1908年，第33期，頁37-40。
- ⁴ 眼鏡在清末流行，有記載是在1910年開始盛行，作為仿效文人的一種裝飾物品，見黃慰民，〈眼鏡〉，頁20：「考裝飾眼鏡之流行，僅四五年耳。其起源最先因文人學士，往往使用目力過度，有多少的屈折異常，而戴矯正眼鏡。其後世人不察，以其仿效的習慣，遂不問屈折異常之有無，亦皆以戴眼鏡為榮。」載《通俗醫事月刊》，1919年，第3期，頁16-21。但根據本文所載的各資料，早在1890年代女學生已盛行佩戴眼鏡作為裝飾品。關於眼鏡傳入中國的歷史，可參考〈眼鏡考〉，《益聞錄》，1882年，第161期，頁163-164；邱韻如，〈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探查〉，《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0期（2015年12月），頁55-71。
- ⁵ 取締女學生打辮，《廣益叢報》，1911年，第272期，頁63：「鄂省官民所立各女學堂，無論大小女學生，皆拖油光大辮於腦後，早已相習成風，蓋取其較梳髻便利，稍省時間也。現王次錢提學以女生梳辮最為惡習，特傳飭女

子師範學堂監督李君文藻……所有年在十五歲以下學生須一律梳髻，且不准倣時式裝拖髻於腦後；其年在十五歲以上女生，姑准梳辮。」

〈女子之髮辮〉亦有相同的看法：「溯女子髮辮始於女學生，蓋學校中以課程為重，髮辮取其梳理簡易，不妨時間，固不得而訾之。」載《家庭雜誌》，第1卷，第1號，「鵲喜樓閒墨」，頁2。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香港：三聯書店，2006），頁117：「女學生界還流行梳辮，多數梳一條辮子於腦後，有不同花式，如鬆辮子、緊辮子、光辮子等，因當時女生上學都要寄宿，早晨起床要行動迅速，梳辮比梳髻快捷得多」。關於清末民初女性梳髻的變化，可參閱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頁109-117。

- ⁶ 清朝漢人女子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寬大的衫袴。見張愛玲，〈更衣記〉，《流言》（臺北：皇冠出版社，1991），頁67-76。筆者不知道女學生何時盛行「窄窄的衣衫」，但在翌年湖北官府嚴禁女學生束腰，證明此風氣已十分盛行，見〈嚴禁女學生束腰〉，《大同報》，1909年，第11卷，第7期，頁3：「湖北代行學司黃伯雨太守，以鄂省風氣大開，女學逐漸增多，服洋服，冠洋冠者，比比皆是，惟醉心歐風太甚，日來又緊束細腰，殊與體育大有妨礙，刻已通飭嚴行禁止，以除陋習云。」

- ⁷ 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頁30。

- ⁸ 有關反纏足的運動，可參閱楊興梅，《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Dorothy Ko,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中國婦女史論集三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3），頁183-246。而有關女學與天足的關係，可參閱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249-272。

- ⁹ 〈諷刺小曲——女學生〉，《競業旬報》，1908年，第33期，頁37-40。
- ¹⁰ 可參閱〈戊戌時期維新報刊對變革婚姻〉，《清末民初人權思想的肇始與嬗變（1840-19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6章；黃湘金，《史事與傳奇：清末民初小說內外的女學生》，頁158-194。
- ¹¹ 〈諷刺小曲——女學生〉，《競業旬報》，1908年，第33期，頁37-40。
- ¹² 當時女學生熱衷於演講，但是，社會上有不少冷嘲熱諷，可參閱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頁294-295。
- ¹³ 〈諷刺小曲——女學生〉，《競業旬報》，1908年，第33期，頁37-40。
- ¹⁴ 有關競業學會與胡適的關係，可參閱胡適，《我的歧路》（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14），頁48-56。
- ¹⁵ 1909年5月創刊於上海，社長于右任。內容包括言論、紀事、叢錄等三部份，多抨擊時弊，每期4張，附送一張，《民呼日報圖畫》。是年8月停刊，共出版92期。
- ¹⁶ 陳平原指此圖是張聿光所繪的。見陳平原，《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頁317。
- ¹⁷ 〈看看男女學生時髦裝式〉，《民呼日報圖畫》，1909年，7月20日，頁3。
- ¹⁸ 《安徽白話報》創辦於1908年9月，前身為同年7月創辦的《國民白話日報》。注重向民眾開通風氣，調查本省各州縣政教風俗之新聞，極力宣導教育普及、地方自治和路礦三大問題。1909年10月出版第12期後停刊。見王孝武，《安徽白話報》研究，安徽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
- ¹⁹ 〈勸女學生〉，《安徽白話報》，頁1909年，第6期，頁4-6。
- ²⁰ 可參閱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頁213-214。
- ²¹ 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頁49-51。
- ²² 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1911-1935）》，頁25-34。
- ²³ 何警生，〈敬告女學生之自由者〉，《天鐸》，1909年，第4期，頁28-30。
- ²⁴ 〈短評：妙哉自由女之名詞〉，《時事畫報》，1906年，第17期，頁40。
- ²⁵ 黃湘金，《史事與傳奇：清末民初小說內外的女學生》，頁210-216。
- ²⁶ 〈挽頹風：看看自由女害及亞紮仔〉，《祖國文明報》，1906年，第1期，頁8-10。
- ²⁷ 李蘭萍，〈清末民初「自由女」現象分析〉，《學術研究》，2013年，第8期，頁121-126。
- ²⁸ 上海《大同報》報導，湖北代行學司「以鄂省風氣大開，女學逐漸增多，服洋服，冠洋冠者，比比皆是。惟醉人歐風太甚，日來又緊束細腰，殊與體育大有妨礙，刻已通飭嚴行禁止，以除陋習云。」〈嚴禁女學生束腰〉，《大同報》，1909年，第11卷，第7期，頁3。
- ²⁹ 《申報》，〈女學生服式〉，1910年1月14日（星期五），第1張第6版。
- ³⁰ 《申報》，〈通俗談〉，1910年1月14日（星期五），第1張第6版。
- ³¹ 《申報》，〈新聞畫〉，1910年1月14日（星期五），第1張第6版。
- ³² 魏宏珠，〈對於女學生之卮言〉，《婦女時報》，1911年，第4期，頁10-14。
- ³³ 魏宏珠，〈對於女學生之卮言〉，《婦女時報》，1911年，第4期，頁10-14。
- ³⁴ 《中華法令全書》，第13類，教育，正編，第一章，第一款，通則，〈學校制服規程〉。
- ³⁵ 《女學生雜誌》創刊於1910年3月。
- ³⁶ 〈時世妝〉，《女學生雜誌》，1912年，第3期，頁52。
- ³⁷ 張朱翰芬，〈論上海女學生之裝束〉，《婦女時報》，1913年，第8期，頁11-13。
- ³⁸ 瑞華，〈敬告女學生〉，《婦女雜誌》，1915年，第1卷第7號，頁6-8。
- ³⁹ 瑞華，〈敬告女學生〉，《婦女雜誌》，1915年，第1卷第7號，頁6-8。
- ⁴⁰ 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

革命（1911-1935）》，頁60。

⁴¹ 〈箴女學生〉，《青聲週刊》，1917年，第3期，頁1。

⁴² 季威，〈忠告女學生〉，《神州女報》，1913年，第3期，頁93-94。

⁴³ 〈編輯室〉，《青聲週刊》，1917年，第5期，

頁19-20：「秋田君鑒：畫稿已遞到，略嫌散漫，恕不刊登，如有餘稿，尚希續惠。」

⁴⁴ 郭延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頁562。

⁴⁵ 《東方雜誌》，〈上海商學界愛國運動之攝影〉，1919年，第16卷，第7期，頁1。

活動消息



秋季田野考察

Fall Fieldtrip 2018



9.23
Sunday

大坑中秋舞火龍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 Fire Dragon Parade in Tai Hang



10.6
Saturday

鹽田梓文物與社會
Heritage and Local Society in Yimtintsai



10.27-28
Saturday & Sunday

文化永續：南沙及廣州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Nansha and Guangzhou



11.3
Saturday

大澳社區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Local Society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 O, Lantau Island



11.17
Saturday

屏山鄧氏宗族
The Tang Lineage Community in Ping Shan, Yuen Long



12.8
Saturday

元崗太平清醮
Jiao Festival in Yuen Kong, Yuen Long

研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Organized b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報名及查詢 Registration & Enquiries
☎ 2358 8939 ✉ schina@ust.hk 🏠 schina.ust.hk